



龙行天下

主编 赵冬

山西人民出版社

走

遍

美洲



龙行天下

主编 赵冬

山西人民出版社

走

遍

美洲

责 编:莫晓东
 张晓立
复 审:张文颖
终 审:刘秀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遍美洲/赵冬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12

(龙行天下丛书)

ISBN 7—203—04944—2

I.走... II.赵... III.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0057 号

走 遍 美 洲

赵冬 主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临汾日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625 字数:34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203-04944-2

I·1202 定价:19.80 元

A辑 在美国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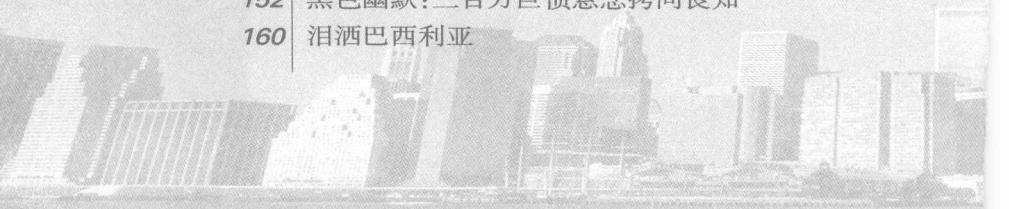
- 2 在美国谋生
- 10 我在美国
- 14 我在美国当被告
- 18 我在美国评职称
- 23 美国厨房
- 30 另眼看美国
- 38 美国留学听证会
- 41 怀念曼哈顿
- 47 我在美国打官司
- 55 我在美国做新闻小姐
- 60 我终于当上了纽约星探

B辑 中国移民加拿大生存报告

- 66 中国移民加拿大生存报告
- 73 我把自己嫁到多伦多
- 80 我在加拿大遭遇尴尬
- 84 我与黑人男友的风暴情缘
- 92 多伦多租房
- 98 天涯孤侣
- 106 我的“国际家庭”
- 111 我在加拿大猎驼鹿

C辑 中国留学生成了亿万富翁

- 118 中国留学生成了亿万富翁
- 128 她在拉斯维加斯卖方便面挣了一千万
- 135 北京钢琴师在巴西当老板
- 143 美国之恋
- 152 黑色幽默:三百万巨债悬念拷问良知
- 160 泪洒巴西利亚



D辑 一个中国女子在美国	
一个中国女子在美国	170
闯荡美国十六年	175
“嫁”到美国	184
美国,我流浪的爱情找不到家	191
纽约,我的第一次情感经历	198
E辑 我的“美国老板娘”	
我的“美国老板娘”	206
留不住爱情的异国驿站	210
儿子被他爸爸惯坏了	219
嫁给黑人	228
我在美国女老板家做“生活秘书”	235
F辑 留美的日子学会了什么	243
留美的日子学会了什么	244
我在美国的快递生涯	248
在美国遭遇下岗	255
陪读父亲在美国贫民区	263
留学打工,也苦也甜	269
破译“鬼堡”之谜	275
G辑 遗失在加拿大的爱情	
遗失在加拿大的爱情	284
遥想我的印第安之恋	290
你爱中国当然也可以爱我的女儿	298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307
走进洛杉矶的风花雪月	315
大雪中的红披巾	321
一个人体模特在美国的贞操保卫战	331

H辑 我的老外邻居们

- 338 我的老外邻居们
- 344 中国女孩眼中的加拿大生活状态
- 349 加拿大的道德测试题
- 352 美式性教育的结局
- 359 乌兹别克遥远的女神
- 366 我在美军核潜艇上开中餐厅
- 373 别了,我的美国心理医生
- 379 我在厄瓜多尔当特警教官

I辑 女强人情殇美利坚

- 386 女强人情殇美利坚
- 393 “曲线”出国,寻找初恋情人酿悲剧
- 399 傍“洋”人,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 408 挺直腰杆了,从中国来的“代孕妈妈”
- 417 天啊,我竟然嫁了个“冷血”
- 424 与妞妞同游科罗拉多大峡谷



在美国谋生

刘建春

求职篇

我和小李合办了一家公司,因双方意见不和,再加之一场吵架,小李便不辞而别,到外州求发展去了。我留在了纽约。生存的压力像巨大的铅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带来的不多的钱像流水一样花去。我不得不放下架子,开始寻找工作。

“美国现在经济不景气,找工作难啊!”与我相邻的上海人阿季告诉我。他来美一年多,什么工都做过,现在一家餐馆做炒锅,每天晚上12点才回来。“到职介所去看看有什么工作好找。职介所在唐人街。”

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坚尼路唐人街,是全美最大的华埠之一。华埠正中有孔子的一尊塑像,沿着塑像往东走,穿过铁桥,便是大大小小的职介所,什么“东方职业介绍所”、“人人职业介绍所”、“美美职业介绍所”、“国际职业介绍所”、“天天职业介绍所”、“东百老汇职业介绍所”……每天这里都挤满了人,黑板上写着:炒锅,月薪1800(美元);北卡、生手打杂,月薪1000(美元);男企台(服务生),每月底薪加小费最低不少于2000(美元)……也有的职介所服务员的声音

特亮,高声叫着:“谁去,南卡,熟手打杂1500(美元)……”很快有人回应:“我去。”“明天走。”“行!”“交押金70(美元),如做满一个月,押金不退;如提前回来,扣5%手续费。”很爽快,几分钟成交。来此找职业的大都是来自大陆的机关干部和从福建偷渡来的“人蛇”。往往是福建客对工作从不挑剔,只要有工,马上就走。我去了三次,始终定不下来。

“你斯斯文文的,英语又不好,好工很难找。还是现实点吧,先打打工再说。”东方职介所的一位女服务员客气地对我说:“我看你做餐厅前台服务生吧。在前台工作,也不太累。这里有个工,在新泽西,刚开的店,月薪1100(美元),包吃包住。”我委婉地拒绝了她。我听说打餐馆太累,一天12个小时,真有点闻之却步。不行,我得到报社去碰碰运气。

我先打了一份简历,然后复印了几份,上面详细罗列了自己曾任过什么职务,做了多少年时间的新闻,发过什么作品等等。我想,凭我这点实力,当个编辑什么的不成问题。

纽约有三家大的华文报纸分别是《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侨报》,还有加州的《国际日报》、《神州日报》在纽约设的记者站。当然,也有一些小报。我打听到《侨报》的观点是倾向大陆的,我决定到《侨报》去试一试。

“郑总编,我是大陆来的,曾在大陆新闻界做了十几年的编辑,能否……”“OK,请把您的简历Fax(传真)过来。”我很快把传真发过去。三天以后,我打电话问老总,对方回答:“刚收到,我们研究研究再通知你。”一个礼拜后,我再打电话。郑总编一听,马上说:“编辑部人手够了,现在采访部有一空缺,到社区采访,但要会英文、粤语,还要有身份。”我一听,心凉了半截儿,我英语差,而且不懂粤语,更重要的是我没有合法打工身份(L-1只能在本公司打工),即使编辑部有空缺,我也无法进去。这时,我联系的《国际日报》老总来信,

叫我到加州总社去应试。我不敢冒这个风险,赔了钱不说,还得耽误这么长时间,到头来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到新闻单位没门儿,我开始死了这条心,寻找另外的打工途径。

一天,在报上看到一则小广告:“工作机会:美国一大公司寻找人才,月薪高,有升迁经理的机会。不需懂英语,只要勤劳吃苦即可。”我一见,赶紧打电话到公司。接电话的是一位小姐,声音很甜,她约我第二天中午3点与主管中国事务的梁经理见面。放下电话,我心里充满了希望,但又有点纳闷:到美国大公司工作,不谙英语,行吗?

公司位于皇后区74街的一栋10层大楼里,这位年轻的梁经理接见了我,说:“很好,你先填张表,我们再谈。”随即送过来一张英文表格,有些单词我不懂,便请教接电话的女秘书。填好后,梁先生说:“我们公司准备在华人市场打开渠道。你做过记者,这很好。我想你很适合这份工。三天后,你来培训,具体怎么操作,我们会在培训会上讲。”“有底薪吗?”“底薪是跟你的业绩挂起钩的。”我一听,信心大减:“那你们是推销产品吗?”“Yes。”“那,这种工我很难做,我考虑考虑再说。”

如此的招工,我应试了几次,均无果。甚至有一次某中国公司准备招我,因为我没有打工卡而告吹。

最后,我在人人介绍所,花60美元手续费,找了一份“跟车送衣工”,周薪240美元,早上8点至晚上8点,12小时。因这种工是不需要身份的,如同最苦最累的餐馆、衣厂工。

我开始了真正的打工生活。

“阿曹,你是个男子汉!”

阿曹,33岁,广东人,1993年随妻移民,现在布鲁克林出衣公司任大管工,他手下有4个小管工,管理着近50个工人和司机。



他面色黝黑，脸瘦削，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他每天很早就到了公司，先派工，然后自己开车检查工作，哪里忙他就往哪里去。晚上又是最后一个才离开。他蛮节约的，中午一顿三明治或热狗包，草草充饥。到公司4年多，他省吃俭用，已攒了好几万美金。刚来时，买了一辆力商旧车，现在已换成大半新的菲亚特。

“我刚来时，什么不干？餐厅、衣厂、装修，最后才找到这份工，先是司机，后升为主管。你们一天干12个小时，我一天要干16个多小时，而且星期天也常常加班。”当然，阿曹的薪水也不低，月薪3000多美元。他不是一次鼓励我：“既来之，则安之。来一趟美国多不易啊，一定要坚持下来。如果要回去，也要在美国干点名堂出来，要不家乡人会笑话你。”

阿曹人蛮好，他见我不像打工的人，估计我在大陆坐惯了机关，一时不能适应，加之体力又差，特照顾我。有好几次，他叫我单独跟他出车。“你在这里帮我看车。”他把车停在马路边，不熄火。如果警察发现，只要车里有人，他不会管，放心在里面坐着。有时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一个人坐在车里不是滋味，总想出来走，又怕警察发现了把车扣住，只好耐着性子等阿曹。

有一次从中午11点等到下午2点，肚子饿得咕咕叫，阿曹还不回来。我有点急了，几次想到斜对面的咖啡店去买面包，又怕万一被警察发现岂不误了大事。这样在车门外试了几次都没敢动。两点半钟，阿曹回来了，手里拿着两份面包：“饿了吧，这是三明治面包，一杯咖啡，共2.5美金。”“谢谢！”我连忙掏出3美金给他。他执意要退我0.5美元。我说：“不用了。”“那怎么行呢，在美国通常都各吃各的，各算各的账。这是美国的规矩。”

多好的管工！他们说，美国衣厂的管工苛刻，对工人就像资本家的狗腿子对工人一样，但阿曹例外。他不仅对我如此，对其他打工崽也很客气。尤其是对大陆新来的打工崽，一般都予以照顾。因此，他

在公司很有威信,凡阿曹说的,下面的管工和司机及打工崽没有不听的。

“来美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打工。多学学英语,寻找机会再求发展。千万不要被美国社会的恶习所沾染。”阿曹一再叮嘱我。我知道,公司上下都在议论的一个年轻司机,来美9年多了,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前年还买了一台车,今年没钱又卖了。那小子,整天女人呀女人,驾驶台上总放着两本三级画刊。估摸着,这小子是把钱消耗到按摩院去了。

我在一衣厂看见一位守门的老工人,60多岁了,来美20多年,因不会英语,一直干这工作,最近才在曼哈顿中城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还是没有产权的。

像这样数年如一日地工作,而又一事无成的打工崽比比皆是。相比之下,阿曹来美才4年,混到这份儿上,确实不易!

“我最近刚贷款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首期款5万美金已付。现在我全家住三楼,一、二楼出租,估摸着10年内能把贷款还清,这房子就是我的了。”他充满自信的语气,着实令我钦佩。不过,平心而论,这4年里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呀!而且他已有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才半岁,太太不上班在家带孩子。一个人供养三口人,又要买车、买房,真不简单!

下班时,我告诉他,明天我要辞工到朋友的服装公司去,自己也学学做生意,今后想自己开公司。他拍拍我的肩膀:“好样的,祝你成功!”说完,他掏出笔,写下他家的电话号码交给我:“今后你有什么困难,请来找我,或许我能帮你一些忙。”他满脸真诚,好令我感动。

我也真诚地说:“阿曹,你是好样的,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二房东的苦恼

在纽约,由于华人多,流动量大,租房、搬家成了一大难事。有的甚至一年搬几次家。不是与房东关系搞不好,就是与邻里关系处僵了,或者嫌房狭小,环境不佳,当然也有因居家离地铁站较远等原因。因此,刚来纽约不久的大陆客,常常因租房问题而疲于奔命,伤透了脑筋。

我刚到纽约时,当晚便借宿在朋友窄小的房间里,而他本人则开车到唐人街另一朋友处居住。次日找房,在布鲁克林三大道与友人合租了一个小套间,月租400美元,押金400美元,一次便付了800美元。结果只住了一个月,押金也没退,便匆匆搬到皇后区的一个牧师家中,在那里免费住了一个月。最后在朋友的热情帮助下,开着小车四处找房,终于在凯辛娜公园旁找到一间月租250美元的住房。这里离地铁较远,但环境优美,房间干净,且房东很和善。我安心在此长住了。

事后,我才知道,这位来自上海的谭姓房东,系二房东。真正的房东不住这里,住曼哈顿。房东姓陈,系江苏镇江人,来美8年多,现在一丝绸公司,生意很红火,据称一年销售额达上千万美元。他已在皇后区购置了两栋HOUSE(独楼),聘请二房东管理,每人免收一间房费(一般是200美元左右),自己花20多美金在曼哈顿高级住宅区买了一室一厅,避开了扰人的房事问题。

两个月以后,谭先生与来美探亲的妻子在北方大道买了一室一厅住房。承蒙谭先生引荐,房东把管理房子的重任托付于我,同时也免去我200美元房租,每月只收50美元水电费,帮他收钱,打扫卫生,或有房客走了,打广告新招房客等。我欣然接受。没想到,麻烦事接踵而至。

去年冬天,我刚任二房东不久,房客打来各种电话,不是叫没暖

气了,就是说浴缸水龙头又漏水了。有一次,适逢周六早上,锅炉又坏了,没暖气,赶紧打电话到锅炉公司请人修理,但周六是休息日,没人,只留有录音。把录音灌进去,等了两天也没来人,硬是到礼拜一才来人修理。那两天刚巧遇到纽约的寒潮,我冷得打哆嗦,次日醒来发现鼻子堵塞,患了感冒。而整栋房子的房客一个个怨声载道,纷纷叫苦。有一个房客甚至自作主张买了一台电暖炉,非要房东报销不可,说是房东责任。房东坚持不报。锅炉修好后,他自己把电炉拿去退了。

整个冬天,房客进进出出。我在《世界日报》打了四五次广告,有时半个月,有时一个月。自刊登广告起,我房间的电话铃声便不断,有时半夜三更也有电话来,吵得你不得安宁。当然,打电话来都是询问房价或要求来看房的。有一次,傍晚时分,一个新房客在外面等着开门看房,因当天风忒大,又冷,他按门铃,我未听到(事后才知道是门铃没电池了)。他急了,一拳把门上的玻璃砸烂了。我听到“哗啦”一声,知道有事,赶紧下楼,只见门口的碎玻璃满地。拉开门,找房的男士正欲上车溜掉。我赶紧叫住他:“嗨,这玻璃是你砸烂的?”“NO!不是我砸的!”“你右手上的血是什么?”在夜色中,他手上的血迹清晰可见。他一脸尴尬,嗫嚅着:“我叫了半天,你不开门,外面风又大又冷,实在受不了。没想到,用力过猛……”他承认是自己的过错,花20美元找人新安装了玻璃。事后,他租了一楼的单间,我们也因此成了朋友。

今年春节,凌晨5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哈啰,刘先生吗?我是一楼小肖啊。一楼浴室墙上被人打了一个大洞,浴缸里还睡着一个大声打呼噜的青年人,好像是喝醉了酒。你赶紧下来看一下,是不是需要报警?”我一惊,赶紧翻身下床,披上大衣来到一楼,走进浴室一看,原来喝得酩酊大醉的青年却是住在半土库的广东房客严先生。只见他头上有血印,右脚大皮靴有灰尘,估计他喝醉

了酒,回到家找不到住处,在浴室墙上瞎踢了一个大窟窿。是想钻进去吧,又钻不进去,最后用头顶浴室门,顶开以为浴缸是床,就躺进浴缸里呼呼大睡了。好一个醉鬼!这位20多岁的广东崽,在卡拉OK店端盘子,收入很可观,一个人在半土库里租了一间带浴室的小套间。昨晚是年三十,大概兴奋了,喝醉了酒,被人搀扶着送来这里,却找不到房间,瞎闯,居然把墙踢了一个大洞。这样的房客,哪个房东都不欢迎!“我刚搬进来,不认识严先生,是隔壁的老住户张先生认识他,我才手下留情,否则我早就报警了。要不,他现在已睡在拘留所里了。”肖先生愤愤地说。

我本想今日到加拿大领事馆去办理旅游签证,过一个愉快的春节,结果,兴奋的情绪被这位广东崽大大破坏了。

为节省200美元住宿费,我这二房东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岂是200元美金能抵偿得了的?得与失之间,是得多,还是失多?我无须深究,只当一种磨炼,或许能从这纷扰的事务中悟出点什么吧!



我在美国

韩佳荫

没有洗就扔掉的罐头盒

1998年9月1日,我作为国家教委文化交流人员去美国中小学讲授中国历史。在美国讲学期间我一直都吃住在美国人家里,每次饭后我都抢着帮主人洗碗。美国人特别喜欢买罐头食品,冰箱里摆的全是罐头食品。一天我洗碗时,发现洗菜池里有两个空罐头盒,我没假思索地就把它们扔到垃圾桶内。主人Cathy见到后忙把它们拣起来,我不解地问:“Why(为什么)?”她告诉我:“这两个罐头盒清洁工是要回收的,我们一定要洗干净后再扔掉,否则盒内残留的东西会腐烂变质,不利于回收,美国公民都会这样做的。”听后我的脸一下就红了,忙说:“Sorry,I forget(对不起,我忘了)。”我没敢说在中国我们可从来不清。美国的许多东西都要recycle(回收),写着recycle字样的大桶随处可见,由此使我想到,如此富裕的美国人对“破烂”都如此珍爱,真是值得“大方”的、不很富裕的中国人学习。

一个滚到大街上的果子

可以用鲜花、绿草、树木来形容美国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绿化

程度,并且他们还种了许多果树,有苹果树、李子树、梨树……我是9月份到美国的,正赶上水果飘香的季节,许多家庭的门前屋后地上,掉下一层又一层的成熟了的果子,也没有人拣它,时间一长就腐烂了。一天当我下班从一户人家门前经过时,又看到了这种情形。美国绝大多数人家的房子之间都没有栅栏,都是由鲜花、绿草、树木连成一片。那家的果子落了一地且都滚到了大街上,我下意识地弯腰拣了一个拿回家给我的女主人看。可她对我说:“即使这个果子滚到街上你也不能拣,除非主人让你拣,同意你拿走你方可行之,你这样做是不礼貌的。”当时我心里有点不服气,一个破果子,掉在马路上,又不是拣了一个钱包不还人家。可后来又一想,自己的文明程度还是不够,我的主人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一回忆还真是这样,我已经在三个美国人家里住过了,每个家庭都有小孩子,可我的房间没有一个孩子不经我允许擅自进去的,更不用说乱动我的东西了。他们都特别尊重他人,十分有礼貌。

我和Pet dog(宠物狗)——Shedow

在美交了一些美国朋友,有一次Henny全家要去加拿大旅游,让我照看她家的Pet dog——Shedow。我欣然答应了,心想照顾只小狗还不容易,喂点食别饿着它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事实上,真没有这么简单。每天我必须带它出去散步三次,这样它才高兴。中午的时候,我又带它出去散步了,刚走了几步,Shedow就蹲下大便。等它便完了,我俩继续往前走。突然身后有人喊我:“Stop!Stop! (站住!站住!)”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个小女孩,她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问我:“Why don't you scroop it(为什么你不把小狗的粪铲起来)?”根据以前的经验,我马上说:“Sorry,I forget(对不起,我忘了)!”然后我问她:“How to do(怎么办)?”她一看我的神情就知道我是刚刚来的“外国人”,便迅速跑回家给我拿来了两个塑料袋,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并且教我怎样